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二十

論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為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修德為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衛靈公之問將以立教耳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覽

星集六

暇而况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為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倘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闢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為王者之佐者莫如太公為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為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烏雲山兵烏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為譎詐邪直以為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

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尙有可諉者曰六韜非太公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爲市者至於詩書爲帝王之遺跡豈復有可諉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馬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何敦陣整旅之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爲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爲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爲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論

辛

星集六
y 4 8

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邱陵水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盾爲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爲前兵象白虎使羽人爲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爲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爲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圓火之銳水之曲土之方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爲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

六車輪七采置八鴈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烏雲烏翔火折衝木龍騰却月水鴈行行鵝鸛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爲八名兵家者流多於此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抵陣之所以八者自有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論

至

星集六
八又八

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疇能爾哉李興曰推之八陣不在孫吳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

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旣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板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旣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跡真與僞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論

至

星集六
八二八

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爲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尙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百五

十十取三馬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蔓散洽以爲鳥翔回屈包羞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踈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論

卷

星集六
八文八

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先動爲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爲今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是爲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旣散則聖道竝起而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甯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爲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

殺民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衝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既以大繆而法之不守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爲事者其爲生民之禍亦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鵝鶴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挈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爲民賊者豈非爲此等者慮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寢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鵝鶴之屬以終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論

書

星集六
八

孔子俎豆之意焉

說

八陣圖說

范 蓀

夔州八陣之蹟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於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積平累石粲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爲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